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漢李廣世號飛將軍

人話：楚漢相馳百戰興，至今何代不談兵？
凌煙閣上從頭數，安得無征見太平？

這四句詩，說武官萬死千生，開疆展土，非小可事。伏羲、神農之時以前，並無征戰。自軒轅黃帝之時，蚩尤作亂，黃帝命風后為師，破蚩尤涿鹿之野，自此始用兵戈。五帝之時，便有征戰。三代春秋，互相吞並，東夷西戎，南蠻北狄。

世言匈奴倚仗人強馬壯，不時侵犯中原。秦始皇築萬里長城，以拒胡虜。秦滅漢興，傳至文帝，二十三年為君，多被匈奴所撓。十四年上，匈奴數十萬人寇蕭關，邊廷告急。文帝下詔招軍，良家子弟應募者量才授職。於山西成紀得一人，姓李名廣。其祖李信，秦時為將，跟逐王翳攻燕有功。專習弓箭，自謂傳得甘蠅、紀昌之法。久居隴西槐里，後遷成紀，世世家傳箭法。文帝時，李廣與弟李蔡一同應募，隨軍征戰，出蕭關，首先射死匈奴百餘人。匈奴大潰，回長安面君，封為中郎將。弟李蔡封為武騎常侍。

一日，廣從文帝上林射獵，忽然深草中趕起一隻猛虎，眾皆躲避。廣騎馬向前，拈弓搭箭，一箭正中虎腰，墜坡而死。山後喊聲不絕，又於山邊趕出一虎。廣聽知，飛馬轉過山腳。正遇虎相近，一箭去，正中虎目，直透過腦而死。文帝親見李廣射死二虎，交取金百兩，絹百匹以賞之，撫其背，謂廣曰：「惜乎，子不遇時！若子在高帝時，封萬戶侯豈足道哉！」那時文帝尊儒好禮，不尊武官，故發此言。乃李廣命薄，不得加封。有詩云：

射虎英雄孰可加？君王撫背重咨嗟。
高皇若遇封侯易，從此功名到底差。

文帝崩，景帝立，除李廣為隴西都尉，改武騎郎。值吳楚亂。帝命周亞夫為將，收吳楚。加廣為驃騎都尉、前部先鋒。首先射死二將，連勝數陣。梁王見，喜，以將軍印背了。廣背身先士卒，連立奇功，吳楚平，班師回朝。諫議大夫奏：「廣乃先鋒，不當背將軍印，將功折罪，不與賞賜。」遷上谷郡太守。

匈奴日夜侵邊，廣累戰累勝。公孫昆邪見景帝，泣而奏曰：「廣之才氣，天下無雙。自負其能，凡與虜戰，不顧生死。然一旦去之，誠為可惜，乃廢國家棟樑也。」往任上郡太守。廣至上郡未及半年，匈奴大入。廣領上郡岳兵出戰，連勝數陣。奏聞景帝。帝遣中貴孟優，往軍前探虛實，見廣，問破虜事。廣曰：「視匈奴如小兒耳！」中貴要看戰鬥，廣以無人敢敵，遂引數千騎，請中貴看破虜。

是日，出到野外，並不見匈奴，迤邐襲去，見空中一阜雕飛翔，廣取弓欲射，只聽得弓弦響，雕墜空而下，廣曰：「何人射中阜雕？」從騎皆言：「不曾放箭。」廣飛馬觀之，山坡下有二人，各乘駿馬，披頂服，控弓矢而望。廣引軍追之。射雕者見中貴衣錦袍於軍中，意必是主帥，一箭射來，正中心窩，墜馬而死。廣大怒，拍馬趕上，射殺二人，一人逃命。廣曰：「此必射雕者！」飛馬趕上，生擒俘從者。只引十餘騎，再尋匈奴。

忽塵土起，萬餘騎從上峪中出。廣取出百箭，百中。箭盡，匈奴不退。廣引十餘騎上山，下馬離鞍高臥。匈奴視之，恐有埋伏，不敢上山擊之，徐徐引軍退走。廣見山下軍中一人，金甲白馬，乃匈奴王子，為首阿廷。廣不起而射之，一箭中面頰而死。匈奴大退，廣乘勢殺之，敗歸沙溪，以功上奏。官僚言：「可賞！」景帝曰：「損吾中貴孟優，不可賞，將功折罪。」除廣未央宿衛。

四年，匈奴十餘萬出雁門。帝遣廣為將，引軍三萬迎之。廣受命，至雁門關，忽然風寒臥病不起。匈奴攻擊得緊，諸軍催戰，廣怒氣上馬，與虜交鋒。胡將四人並力攻廣，廣病軀不能勝，被胡將刺於馬下。胡人大呼曰：「王子傳旨，拿得李廣，可生擒來！」因此不殺，用皮囊盛貯，夾於兩馬間。漢軍大敗，損將折軍。廣在皮囊中詐死不動，胡人以為真死，開展視之，大呼一聲如巨雷，胡人措手不及，被廣躍起，奪槍刺殺，搶馬一匹騎回，再聚敗殘兵將，連夜去劫擄營寨。匈奴大敗，歸沙溪去了。

廣班師回長安，省官奏廣折軍大半。帝怒，將廣下廷尉問罪。於法當斬，遇大赦，免罪。罷官閒居藍田山中莊上，與穎陰侯嬰孫強為友，每日以飲酒做悶。

居數年。一日，天寒大雪，廣乘匹馬、挾弓箭，往鄰莊上相探，主人設酒相待，為言：「塞上辛苦立下大功，今日朝廷不用，空閒了英雄手段！」自歌自歎一回，不勝大醉。強留宿，廣不肯，乘興上馬，風雪正急，策馬而行，忽古木號風，舉頭視之，見一猛虎臥於林前，廣急拈弓搭箭，盡力射去。射得火光迸散，其虎不動，廣拍馬近前觀之，乃墓前石虎也。其箭射入石中半寸。廣方知銜住箭頭。廣自驚異，再回馬於舊射虎之處，再放十餘箭，箭頭皆不能入石。廣方知始見時將謂真虎，乃施神力；今已知之，心中輕慢，力不能及也，呵呵大笑，策馬回莊。

時已初更時分，但雪光夜明，因此不覺。至霸陵橋上，廷尉引軍喝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廣曰：「吾乃前將軍李廣。」廷尉曰：「今將軍尚不敢夜行，何況前將軍乎？」喝軍士挽廣下馬，弔於橋上。凍至天明，韓安國見廣弔於橋上，喝令放之。

後半年，匈奴入寇，殺遼西太守，邊報甚急。帝遣韓安國為將破之。安國到邊廷，連輸數陣，上表乞李廣救援，帝宣廣為北平太守兼將軍，上邊破虜。廣至，乞霸陵廷尉為先鋒，尉只得去北平。韓安國言：「匈奴勢大不可敵。」廣差霸陵廷尉引千騎出陣，大敗而歸。廣曰：「昔時在霸陵如此英雄，今日臨邊如此敗也！」廷尉無言。廣命斬之。廣引軍出，匈奴一見，望風而走，大呼曰：「飛將軍來也！」自此世號「飛將軍」。

匈奴遁去，廣回長安。韓安國奏功，帝欲加官。霸陵尉家人詣闕，告廣挾仇報，無罪斬尉。帝怒，將功折罪，再為閒人。

後武帝登基，匈奴左賢王擁精兵二十萬，入寇中原。群臣奏請博望侯張騫為帥。騫保舉廣同行。武帝准奏，加廣為前將軍，與騫同赴邊上。整肅隊伍，與騫分兵作兩路破匈奴，騫從東道入，廣從西道。

廣留軍陸續進發，先與長子李敢引五十騎長驅大進。正與匈奴左賢王軍馬相迎。胡兵十萬，旗旛蔽日而來，漢軍大恐。廣與子李敢曰：「汝可持刀以遏其後，如軍士退者立斬。吾當以身先之。」左賢王乘大羣車，於軍中調遣。廣引千餘騎先衝入陣中。匈奴掩面大呼曰：「飛將軍又來也！」李敢隨軍士攻擊，胡兵四散奔走。廣死左賢王，縱馬追殺敗散，被箭所傷死於沙場者勿知其數。

廣回，正迎左賢王大羣車，就乘而回，路遇張騫，騫將為是胡兵，將本部軍圍定。廣下車備說其事，騫大喜。邊上平復，張騫、李廣回長安面君。人奏上：「廣在塞上乘左賢王車，意圖不仁。」送下廷尉問罪。騫力奏：「廣大小功次十餘件，殺死左賢王，皆廣之功也。不幸誤坐王車，乞聖情寬恕！」帝命將功折罪，廢為庶人。

後匈奴又犯三關，至急，人奏請大將退之。武帝乃命衛青為帥，保外甥霍去病為先鋒。大臣奏曰：「李廣累戰匈奴，匈奴大懼，號曰『飛將軍』。如此人去，必有人獲捷報。」帝宣廣為前將軍，隨衛青上邊。廣此時已老，帶子李敢、李椒同至塞上。衛青分兵三路：青自取中原，霍去病東路，廣取西路。約至接天嶺取齊。廣與二子引兵馬萬餘，迤邐殺奔北邊來。一日，天降大霧，漫山蔽野，意不知東西。廣恐失誤限期，縱軍馬行。至日午，方始霧收。廣軍有曾北征者，見路生澀，勒住人馬，回報李廣。廣猶未信，只顧縱軍前時。整行一日，至山，廣方信差了路途，急縱回軍，路上迎見漢軍報來：「衛青、霍去病兩路軍馬，大破匈奴，已到接天嶺屯駐。」廣仰天歎曰：「吾自幼從軍，多功沙漠，今已年老，終身不遇，奈何命薄耶！」

晚到嶺下見衛青時，功勞已自報朝廷去了，廣鬱鬱不樂。朝廷使命至，宣衛青班師。廣與子敢曰：「寧死番地，我無面目見朝廷矣！」霍去病至，曰：「朝廷要斬汝首，以正慢功之罪。」霍去病隨衛青還國。廣思：「空歸人世，一生不遇，幾遭黜逐，萬代笑恥！」帳中拔劍自刎而死。如此一個將軍，化作南柯一夢！後來，李敢、李禹刺霍去病。朝廷命霍去病子霍光為勳官，見李氏子

子孫孫不絕，必世世報仇，遂解釋其事。李氏子李陵，皆李廣之後也。

王勃作《騰王閣詩序》一聯：「馮唐易老，李廣難封。」馮唐如此足智多謀之士，年老不得重用，李廣如此雄才豪氣之將，終身不得封侯：皆時也，運也，命也！

胡曾先生有四句詩：

原頭日落雪邊雲，猶放韓盧避免群。

況是西方無事日，霸陵誰識舊將軍？